

“挂车攻读”的书耗子

坡尾乡是位于秀丽的闽江江畔的一个小村落，四季常青，景色怡人。这里的农民世代以种水稻为生。

这是一个繁忙的季节。

一天，村里的人都在自家的田里忙着插秧、灌溉。在这群忙碌的人们中间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个 10 来岁的男孩。在田头的小河畔、一个偌大的水车上，坐着这个男孩，他又瘦又小，与大水车形成鲜明的对比，他正在一边吃力地踏着这老式的沉重的水车，一边手捧一本《古文观止》在朗读……

当爷爷知道小孙子一个人去车水的时候，很心疼他这么小的年纪就和大人一样干活，于

是急匆匆地向河边跑来，未等到跟前，就看到小孙子正在一边车水，一边读书，口中还念念有词：

“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，胡不归。既自以身为形役，奚惆怅而独悲。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……”

爷爷也是个读过书的人，听到这里大为惊愕，自语道：“这不是五柳先生的文章吗？我并没有教过他呀！”

——这个正在“挂车攻读”的 10 岁男孩就是后来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化学家、化工专家侯德榜。

侯德榜，1890 年 8 月 9 日（清光绪十六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）生于福州闽侯县的坡尾乡。自懂事以来，小德榜就对书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强烈兴趣，而且对自然科学情有独钟。

一天，正在院子里玩耍的小德榜发现妈妈挎着一篮子白色的“土”回来，他好生奇怪，不知妈妈把它弄回来做什么。这种“白土”是房西河畔上长着的一层白色的像土一样的东

西。他问妈妈那是什么，用来做什么，妈妈只说那是“白土”，要用它来洗衣服，小德榜更是不解，一连串的问题像蹦豆似的从小德榜的口中跳出来：

“它与一般的土有什么不一样？”

“为啥这种土能洗净衣服？”

“它与胰子一样吗？”

妈妈也无法给好奇的小德榜一个圆满的回答。一连几天，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中，他冥思苦想也未得出答案。长大以后，他才明白，原来这种“白土”中含有一种化学成分，而这种化学成分就是他后来几乎为之奉献一生的东西——碱。

自6岁起，德榜一直在爷爷的小学堂读书，由于家庭并不算富裕，所以他没能像许多有钱人家的孩子一样，从小就进入像样的学堂，接受正规的教育。但从小德榜就养成了勤奋好学的好习惯。由于家中农活较多，为了使学习、劳动两不误，他常常将书本随身带着，劳动空余时间，就拿出来读。

他放牛的时候，一手牵着缰绳，一手拿着书本；车水的时候脚踏水车，手捧书本；甚至在帮助妈妈生火做饭的时候，也不忘记读书。有一次，他因为看书专心而未觉察到柴火已烧到脚边，那一次因为烧破了妈妈为他新做的裤子而受到了责备。

有一天，小德榜跟着爸爸到旱田里去除草。

这一天的时间似乎过得很快。渐渐地，夕阳已经染红了田地那一边的天空。

爸爸看到田里干活的人们几乎都已收工，于是，他也扛起锄头，向地头走去。爸爸年纪并不大，只是由于长期辛勤地劳作，背已经微驼了。

忽然，他发现儿子不见了。

“德榜，德榜！”

他喊了两声，没人应声。他也并未在意，德榜是比他早到地头的，“可能是先回家去了吧！”他猜测着。

于是，他大步朝不远处的村子走去。

在经过村子西头那片荔枝树林时，他隐约地听到一阵琅琅的读书声，那声音是那么的熟悉。

“这不是德榜的声音吗？”他听出来了。

循着声音，他走进荔枝树林深处，林子的尽头是一条清澈的小溪。河水映着夕阳中的荔枝树，绚丽多彩，微风带来阵阵扑鼻的香气。多么美丽的景色啊！

就在这小河边，德榜蜷在一块大石头上，认真地读书。他似乎丝毫没有注意到这将晚的天色和美丽的景观，甚至，当爸爸走到他身边时，他也全然没有觉察到，仍旧聚精会神地读书。

父亲看到这一切，眼睛湿润了。许久，他才轻轻地叫道：

“德榜。”

他听出是爸爸的声音，才抬起头来，拿起工具，站了起来。

“爸爸——”

他那怯怯的样子，似乎是怕爸爸责备他没

好好干活。

可爸爸并没有责备他，他抚摸着儿子的头，坚定而亲切地说：

“爸爸一定送你去读书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德榜高兴极了。

小德榜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到学堂去正正经经地念书，这是他多少个日日夜夜梦寐以求的事情，他常常在梦中发现自己坐到了那一排排整齐的桌椅中间，老师站在讲台上为他悉心讲解，可醒来的时候，一切又与往常一样，使他很扫兴。尽管如此，懂事的小德榜知道家中困难，而一直未向爸爸要求去读书。但爸爸心里明白，儿子是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像邻居家的小哥哥一样，可以到城里的学校去念书。然而，要支付他昂贵的学费，一家人就得勒紧腰带过日子了。况且，家中劳动人手又不足，德榜在家，多少可以分担一部分父母的劳务。关于这一点，懂事的小德榜十分明白。

这一次，爸爸是真的决心要送勤奋好学的儿子去念书了，他要把自己未能实现的读书愿

望寄托在儿子身上。但那么贵的学费怎么筹集呢？他又犯难了。

春耕已经基本结束，忙碌了十几天的侯家大小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德榜也终于自由了，他又可以去姑妈家借些书来读，这对于他来说是最快乐的事情。

姑妈家住在福州城里，经营一家小药店，经济状况稍好于德榜家。还是在德榜很小的时候，姑妈就喜欢这个遇事喜欢刨根问底、爱书如命的小侄儿。

那是上一次，他去姑妈家，姑妈让他去堆放杂物的小阁楼上取一件工具。在阁楼上，他偶然发现了几个大木箱里装着好多书，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书呢！他高兴极了。就是在那一天，他拿着那本《古文观止》回家了。

从那以后，姑妈家的那个看起来非常破烂的小阁楼便成了小德榜眼中的天堂了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他就要找借口去姑妈家一次，一去便径直走向小阁楼，一呆就是半天，只是在吃饭时，才在姑妈的再三催促下恋恋不舍地走出

来。

有一次，姑妈对德榜的爸爸说：“德榜一来就钻到小阁楼里啃书，就像书耗子一样！”

后来，当姑妈听说德榜“挂车攻读”的事时，十分感动，决心资助小侄儿去城里的学堂读书。

在英华书院

在姑妈的资助下，13 岁的侯德榜进入了当时有名的英华书院学习。

英华书院是美国美以美教会在福州开办的一所教会中学，坐落在福州仓前山鹤龄。这里环境幽静，景色秀丽。这家书院无论是教师水平、教学设备、图书仪器，还是在生活设施等方面，都是当时福州其他学堂所无法比拟的。

侯德榜进入这所洋学堂读书，祖父、父亲都对他寄予了殷切的希望，希望他能够出人头地。

临走的那天，天刚蒙蒙亮，一家人都起来了，为德榜打点行装。看着父母为他忙碌的身影，德榜心里感动极了，他暗下决心：要好好

学习，将来报答亲人们的恩情。德榜走到院子中，抬头仰望，天空中还闪烁着几颗星星。在晨星下，看看他已经生活了 13 年的农家小院，那熟悉的竹篱板舍，门前的羊肠小道，房屋西面那片绿油油的荔枝树林，那是他经常读书的地方。看着这熟悉的一切，他心中不禁掠过一丝浓浓的惜别之情，仿佛家中的一草一木都在挽留着他。他想：再不能随爸爸下地干活了；再也不能每天帮助妈妈生火做饭了；再也不能每天听爷爷给他朗诵李白、杜甫的诗了……

他真的不愿意离开他所熟悉、喜欢的一切，不愿离开亲人们，但是，要去的地方对他有太大的吸引力了，那里有许多的知识营养等待他去吸取。

动身时，看着为他送行的爷爷、奶奶、妈妈、小弟，他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。这时，爷爷走了过来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

“德榜，你是咱们侯家第一个进洋学堂念书的，一定要刻苦学习，奋发向上，将来做有出息的人，为侯家增光添彩。”

记下了爷爷的话，他毅然地走向了村外那条幽远的小路。

爸爸一直把他送到了英华书院。

在英华书院，侯德榜勤奋学习，刻苦钻研，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和钦佩。

侯德榜共在英华书院学习了 3 年。这是奠定他一生思想基础的 3 年。这 3 年他学到了许多东西，包括书本上的知识和书本外的知识。这期间，一位百科全书似的黄先生对他影响最大。

黄先生在英华书院教书。他博学多才、平易近人，非常喜欢侯德榜这个聪明好学的学生，侯德榜也从心里敬佩这位老师的学识和为人。自从入读书院以来，他从黄先生那儿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。

空闲的时间，他常常到黄先生的住所去，他喜欢听黄先生滔滔不绝地讲述科学家刻苦奋斗的经历；讲康梁二人的变法运动；讲林则徐的虎门销烟。……慢慢地，他懂得了，他不仅

要为自己的家族争光，而且他还要为自己的大家族——中华民族争光，要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爱自己的祖国。

一个星期天的傍晚，德榜在江边慢悠悠地散步。白天，一整天地泡在图书馆中，看书看得他眼睛发麻，腰酸背痛，他想出来舒展一下筋骨。

走到码头，他看到了许多印着洋字母的货轮停泊在那里，几个手持皮鞭的洋人正驱赶着身负重物的中国人。这些人大多为中年男子，他们衣衫褴褛，多数上身裸露，身上还留着清晰可见的伤痕。忽然，一个瘦弱的中年男子体力不支，倒了下去，这被他后面的一个手持皮鞭的洋人看见，洋人立即走了过来，嘴里一边吆喝着，一边举起手中的皮鞭向那个倒下去的中国人抽打。那个苦力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哀号。德榜顿时感到那“啪啪”的皮鞭声不是抽打在那个搬运工的身上，而是重重地抽打在自己的心上，他感到一阵难忍的剧痛。

看到这里，他再也忍受不住了，他怒不可

遏，正准备冲上前去制止。正在这时，一只有力的大手从后面抓住了他的肩膀，他回头一看，是书院的黄先生。

黄先生并未说什么，拉着德榜向书院方向走去。路上，黄先生对他说：“外国人在中国有特权，他们勾结官僚，奴役中国的劳动人民。洋人只花几个银元就可以买到一个中国的劳力。他们对待这些廉价雇佣来的中国苦力就像对待牲畜一样，他们在每个苦力的身上刻上洋文编号，有的还被卖到外国去，许多人在被运往国外的轮船上被折磨致死，尸体被抛入了大海。”

听到这里，侯德榜不禁问道：

“洋人凭什么欺侮我们中国人？”

“因为清政府腐败无能，国家衰弱，科学技术落后于人家呗！如果我们也有他们那样先进的科学技术，有强大的军队，看谁还敢来欺侮我们！”接着，黄先生又深深感慨地说：

“德榜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啊！你要努力学习，刻苦钻研，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振兴

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国家。”

黄先生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，德榜深深地记在了心上。他暗下决心：要用科学来拯救苦难中的祖国。也就从那时起，他决心要为祖国的科技事业献出自己一生的时间和精力。

洋人凌辱、虐待中国人民，清政府却奉行卖国求荣的政策，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利诱之下，签订了一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。

这些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限愤慨，工人开始罢工，学生开始罢课，各界人士纷纷支援，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取消虐待华工的特权。

英华书院的爱国学生也组织了罢课，侯德榜毅然参加了爱国的罢课请愿运动。往日平静的校园顿时变成了学生们向美帝国主义者声讨的战场。

由于英华书院是美国的教会中学，校方当然不能允许学生们对美国抗议。就在侯德榜入读书院的第三年（1906年）初，校方把参加罢课的一百多名学生开除出校。侯德榜也在被开除之列。

不久，福州爱国绅士陈宝琛另建一所中学，侯德榜与许多被开除的学生转到这所中学继续学习。

“土包子”与 1000 分

侯德榜在陈宝琛开办的中学学习近一年，由于成绩优异，被保送到闽皖铁路学校学习测量技术。毕业时，被分配到当时正在兴建的津浦铁路的叫符篱集的一个小车站，从事测量工作。

侯德榜想，这下，可以真正为国家尽一份力量了。可是，到了那里，他才发现，这条铁路并不是中国人的铁路，而是英国人出钱，雇用中国工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修筑的一条铁路。这些工人与福州码头的工人一样，受辱受罪，从事着繁重而廉价的劳动。

有一次，一位指导他学习的和蔼可亲的工程师告诉他：“用轮船从英国运来的洋货。通

过这一条条中国人修筑的铁路源源不断地运进中国内地，而中国人口袋里大把大把的黄金、白银就流入了洋人的口袋里……”

侯德榜想：自己学习科学技术的目的是要振兴自己的民族、拯救自己的祖国，而今呢？却在为英国人做事。于是，他开始怀疑他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。

1911 年，北京清华留美学堂首次公开招考赴美留学生。侯德榜得知此消息后，心有所动，他想：这不是去国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好机会吗？后来，他决定弃职投考留美学堂。

消息不胫而走，大多数同学同事都觉得他丢了在铁路工作这个铁饭碗真是太可惜了，甚至有人在背后说他是傻子，发了疯。

一位自从上学以来一直与侯德榜同学的同乡特意好心来劝他，希望他能回心转意，他说：“老弟，你我可是老朋友了，我是真心诚意地劝你，要舍弃这份工作，可不是件小事，你知道我们农家的孩子能到城里谋到这样一个可以养家糊口的职业，在别人看来是多么不容